

醒木一拍 扇子一折

“当世柳敬亭”袁阔成——艺术要有格

说现状：乱说笑料可不行，评书应是严肃艺术
说遗憾：这条路其实挺难，没有一个正式弟子

综述篇

评书大师袁阔成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个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名字，有“当世柳敬亭”之称。如今，80岁的他依然身体健康、思维敏捷、语言犀利。他批评如今一些乱抓现挂逗乐子的做法，说：“艺术要有格。”

评书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，也有人认为，现代评书源于江南评话，由明末清初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传入北京，再向天津、辽宁等地拓展。民国是评书中兴的时期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评书也得到了发展，尤其是广播和收音机的普及，给评书极大的生存空间。在很多人的记忆中，一家人的晚饭时间都是在听袁阔成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中度过的。

“第八代”评书艺人袁阔成在上世纪80年代播讲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已经成为北方评书的一座高峰。在荣获中国曲协颁发的“终身成就奖”之后，如今年已八旬的袁老雄心依旧，为传承发扬古老的评书艺术而用心用力。

袁阔成是北京人，1929年出生于天津。伯父袁杰亭、袁杰英和父亲袁杰武号称“袁氏三杰”，以擅说《五女七贞》而著名。袁阔成自幼随父习艺，后拜金杰立为师，并得到陈士和的指点。

14岁登台，长期在唐山、天津、哈尔滨、营口、北京等地献艺，18岁即以短打书《十二金钱镖》《施公案》享名。就传统书来说，袁阔成功底扎实，各体皆能。除《三国》这样的讲史袍带书之外，他的公案书《彭公案》、短打书《水泊梁山》、神怪书《封神演义》等都脍炙人口，百听不厌。

而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“新书”即革命题材书，袁阔成更有开拓之功。《红岩》《赤胆忠心》《暴风骤雨》和《林海雪原》等一系列新书，成为几代人的精神享受。在艺术表现上，袁阔成率先撤掉桌案全身表演，借鉴话剧、电视、音乐等多种艺术，丰富了评书的表现力，为探索古老的评书艺术在现代生活中的道路作出了可贵实践。

找到袁阔成先生颇费了一番工夫。天津电视台的关永超是评书门里人，现今最优秀的中青年评书家之一，他为我们牵上了袁先生女儿的线。

在中央电视台附近的一家酒店等候袁先生时，记者一直在用耳机欣赏他的《封神演义》，袁先生一路娓娓道来，令人不时莞尔，就在这时，他出现在记者面前，戴着茶色眼镜，衣着俭朴，脚穿布鞋，整个人给人感觉十分干净利落。快人快语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，他的语速比一般人稍快半拍，反应快、发音准，幽默风趣，就像在说评书一样。

记者：看您身体挺好，喜欢评书的朋友一定都会为您高兴。

袁阔成：年纪大了，不像年轻时候了，一到10点就这样了（做低头嗜睡状）。以前不这样，得叫人赶：袁先生，该走了该走了！我说急什么呀，不才夜里两点嘛！

记者：您的传记现在做到什么阶段了呢？

袁阔成：还没写出来。我觉得浮皮潦草的东西不能说明问题。

记者：是啊，现在一些关于评书的书好像对评书本身探讨得不够深入。

袁阔成：评书是“说书”啊。这“书”了得吗？有学者说，书即世界，世界即书。这书里

记者：现在人们听书要听热闹，跟听相声似的。

袁阔成：想多听点儿逗乐子的。殊不知，（有趣的事）出自情节、人物、人物与人物的对话。比如说到古代的两个官员开玩笑。尚书和侍郎两人并肩走着，突然有条狗从他们面前跑过。尚书想拿侍郎的职务开个玩笑，用手一指狗，问侍郎：“是狼（侍郎）是犬？”侍郎知道上级想找自己的便宜，他既不能发火，还想回敬一句，不能干吃哑巴亏，赶忙拱手回答：“回大人，据下官所知，狗尾巴上竖（尚书）！”尚书一听，好嘛，给我踹回来啦！

笑自情节出。比如我说《三国》里的刘备

记者：袁老，您是门里出身，18岁就成名，家传的传统书比如《五女七贞》等非常有名。可您说了很多新书，甚至像《福尔摩斯探案》这样的外国书。我觉得这旧书与新书的关系很值得注意。这也是您自己的选择吗？

袁阔成：1949年解放军刚入关的时候，我就在山海关给战士们说书。说了快60年新书啊！说新书的时候，你学的那些师承的东西，许多都用不上了，你得重新自己研究。这样来讲新书比旧书可要难说了，它要看你的真正的功力。任何艺术都要紧扣时代的脉搏，不然就要被淘汰。

记者：我看过资料，您还说过柳青的小说《创业史》。为了说好这样的书，您还在农村体验生活，下了很多工夫。

访谈篇

冷静看法：现在人听书欠“心静”

头有多少学问，多少哲理啊！这说书不止是个热闹。把评书归到曲艺里面，我就有点儿自己的看法。有人说老爷子怎么回事，老想把评书往高雅里靠，其实它就是个民俗的东西。我不这么看，因为里头还有个“雅俗共赏”的问题呢。

记者：听书也不能只图个热闹，评书也有挺重要的功用。

袁阔成：是啊。比如说，评书的“杂言传播”就功不可没。什么“将上堂声必扬”，“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”，“父母在不远游，游必有方”等，涵盖了仁义礼智信的方方面面。从前哪有那么多学校啊？北大清华能有几所？现

自我主张：人有人格，艺有艺格

招亲，刘备与赵云有段对话：“四弟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五十啦，人家郡主孙尚香是位妙龄少女，能看得上我吗？简直是瞎闹！”子龙赶忙安慰：“主公，您也别太悲观了。您一天到晚忙于国事，又不爱修边幅。常言道，人是衣帽马是鞍，远逛衣裳近逛人。您洗个澡，泡泡脚，立刻年轻十岁，也就四十多岁！您再剪剪头，刮刮脸，也就三十多岁。您再换上几件新衣服，饬饬，说您二十都有人信。您……”刘备说：“你出去！再待会儿，你快把我说没了！”这上面两段就是笑在情节人物中的。

记者：现在说书人有的乱说笑料，可能是为了市场，吸引观众。

独门高招：评书向交响乐“讨教”两招

袁阔成：当时还有笑话呢。我们说评书讲究“扣子”，就是悬念。“不知梁生宝第二天能否买来稻种——”，醒木一摔，“咱们明天再说！”第二天一人没来。

记者：您还说过浩然的《艳阳天》，现在不大听得到了。当时您怎么想到说这些书的呢？

袁阔成：说到《艳阳天》，我访浩然那会儿，他才30多岁。我说的成功与失败，其中的甘苦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这些小说用评书来说，当时是个空白。我不是说自己是开拓者，但是我趟出了一条路子。评书一定要紧扣时代脉搏，这绝不是取宠。我有时候看电视，看到许多的英雄人物，感人的事迹，我就想把它用评书艺术说出来。

记者：您一点儿也不守旧！为了说书，听

有句老话说得好：“走马观花，坐稳听书。”现在大家太忙了，事儿太多，谁还能坐住好好听回书？您看现在大伙儿看演出，歌星在台上唱，下边那些荧光棒啊摇啊摇。您说《瀟桥挑袍》行吗？“这关羽啊——”怎么怎么的，说着说着就给这些棒晃晕了……

在有学者在电视上讲《三字经》，大伙才觉得这书这么玄妙。从前的说书先生可没少讲这些。说书不是逗乐子的事情。前天牟森导演还跟我说这事儿呢。评书是严肃的艺术。

记者：现在大家听书，好像有些毛躁，不大静下来往深里听。

袁阔成：有句老话说得好：“走马观花，坐稳听书。”现在大家太忙了，事儿太多，谁还能坐住好好听回书？您看现在大伙儿看演出，歌星在台上唱，下边那些荧光棒啊摇啊摇。您说《瀟桥挑袍》行吗？“这关羽啊——”怎么怎么的，说着说着就给这些棒晃晕了。这事值得好好探讨。

袁阔成：市场是要注意，它是第一位的。说书的也要生活。不过我觉得有必要区分艺术和迎合。人有人格，这艺术也有格。弄一吉他，头上缠块布，上去嘞嘞嘞，吉他评书，给两万块钱。这怎么弄啊！我绝不是唯我独尊。从来我都认为师承各异，不能完全一致，评书艺术才能丰富。谁说的话也不是都正确的。“说透人情方是书。”但是不能老是乱抓现挂，老逗乐子。当然评书不能教训人。观众来听书是要得到艺术的享受。说书可以说要“寓教于乐”。我们演员说书，见着观众是很快乐的事情，像和老朋友一样，就讲一段故事。但这“乐”里有雅俗，大不一样。

说您对许多艺术门类都很注意。

袁阔成：评书是门综合性艺术。比如说，我就很喜欢听交响乐。去年有个学生送给我票，我连听了一年的交响乐，大过其瘾。没人送票，我自己买票也去听。为什么？因为跟评书有关系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这外面的马嘶声对贝多芬创作交响乐的影响。比如说休止符。就像说《瀟桥挑袍》，曹操手下众将说：“你们啊，都得很好地——（一顿）向云长学啊！”这就是休止符，跟交响乐学的。这里头关系大了。

记者：我还有个疑问，您造诣这么高，好像没有一个正式弟子，为什么？

袁阔成：遗憾就在这儿！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不是个成功者。没有说服力了！为什么许多人学不了？太困难了。摘自《外滩画报》



导读

C03 旧事

张大千为何三跪红颜知己

C04 热点

成都，向奥数“开火”

C07 新知

美国将建哈利·波特主题公园

C08 密码

玛雅水晶头骨暗藏怎样玄机